

宋史

---

宋史

●卷四百七十六 列传第二百三十五

◎叛臣中

○李全上

李全者，濰州北海农家子，同产兄弟三人。全锐头蜂目，权譎善下人，以弓马趯捷，能运铁枪，时号“李铁枪”。

初，大元兵破中都，金主窜汴，赋敛益横，遗民保岩阻思乱。于是刘二祖起泰安，掠淄、沂。二祖死，霍仪继之。彭义斌、石珪、夏全、时青、裴渊、葛平、杨德广、王显忠等附之。杨安儿起，掠莒、密，展徽、王敏为谋主，母舅刘全为帅，汲君立、王琳、阎通、董友、张正忠、孙武正等附之，余寇蜂起。大元兵至山东，全母及其兄死焉。全与仲兄福聚众数千，刘庆福、国安用、郑衍德、田四、于洋、洋弟潭等咸附之。

大元兵退，金乃遣完颜霆为山东行省，黄摑为经历官，将花帽军三千讨之，败安儿于阑头滴水，断其南路。安儿轻舸走即墨，金人募其头千金，舟人斩以献。安儿无子，从子友伪称“九大王”，不闲军务。安

儿妹四娘子狡悍善骑射，刘全收溃卒奉而统之，称曰“姑姑”，众尚万余，掠食至磨旗山，全以其众附，杨氏通焉，遂嫁之。全合军与霆战，又败。霆骁将张惠望见全，跃马赴之，枪及全，若有縶其马足而止者。全得收余众保东海，刘全分军驻嵎上。霍仪攻沂州不下，霆自清河出徐州，斩仪，溃其众。彭义斌归李全。黄搯者，即阿鲁达。霆即李二措，赐姓完颜。惠号“赛张飞”，燕侠士也。此数人者，出没岛嵎，宝货山委而不得食，相率食人。

有沈铎者，镇江武锋卒也，亡命盗贩山阳，诱致米商，斗米辄售数十倍，知楚州应纯之赏以玉货，北人至者辄舍之。又说纯之以归铜钱为名，弛度淮之禁，来者莫可遏。安儿之未败也，有意归宋，招礼宋人。定远民季先者，尝为大侠刘佑家厮养，随佑部网客山阳，安儿见而说之，处以军职。安儿死，先至山阳，寅缘铎得见纯之，道豪杰愿附之意。时江、淮制置李珣、淮东安抚崔与之皆令纯之沿江增戍，恐不能御，乃命先为机察，谕意群豪；叙复铎为武锋军副将，辟楚州

---

都监，与高忠皎各集忠义民兵，分二道攻金。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，合兵攻克海州，粮援不继，退屯东海。全分兵袭破莒州，禽金守蒲察李家，别将于洋克密州，兄福克青州，始授全武翼大夫、京东副总管。纯之见北军屡捷，密闻于朝，谓中原可复。时频岁小稔，朝野无事，丞相史弥远鉴开禧之事，不明招纳，密敕珪及纯之慰接之，号“忠义军”，就听节制。于是有旨依武定军生券例，放钱粮万五千人，名“忠义粮”。于是东海马良、高林、宋德珍等万人辐凑涟水，铎纳之，全与刘全俱起羨心焉。

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，全军至涟水，邀先白事楚城，取器甲金谷，议再攻海州，纯之厚劳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。六月，全围海城，金经略阿不罕、纳不刺等固守不下。七月，合郓、单、邳、徐兵来援，全与战于高桥，不胜，退守石秋，分兵袭密州，禽黄摑，械至楚城。是冬，徙屯淮阴之龟山。

十二年，山东来归者不止，权楚州梁丙无以贍。先恳丙请预借两月，然后帅所部五千并良等万人往密州就

---

食，不许；请速遣全代领其众，又不许。丙以石珪权军务，珪乃夺运粮之舟，二月庚辰，率军二万度淮大掠。丙调王显臣、高友、赵邦永以兵逆之，至南度门，显臣败，友、邦永遇珪，下马与作山东语，皆不复战。丙窘，乃遣全出谕之。时金人围淮西急，马司都统李庆宗戍濠，出战，丧骑三千，珪及张春皆有亡失。帅司调全与先、珪军援盱眙。全亦欲自试，亲往东海点军赴之。癸亥，遇金人于嘉山，战小捷。三月，先军进驻天长，全进驻盱眙，鼎立以待金人。乙酉，全至涡口，值金将乞石烈牙吾答名“卢鼓槌”者将济，全与其将鹿仙掩之，金兵溺淮者数千，俘获甚众。壬辰，与阿海战于化陂湖，大捷，杀金数将，得其金牌，追至曹家庄而还。三围俱解，全丧失亦众。阿海者，金所谓四驸马也。全进达州刺史，妻杨氏封令人。

六月，金元帅张林以青、莒、密、登、莱、濰、淄、滨、棣、宁海、济南十二州来归。始，林心存宋，及搆败，意决而未能达。会全还濰州上冢，揣知林意，乃薄兵青州城下，陈说国家威德，劝林早附。林恐全诱己，

---

犹豫未纳。全约挺身入城，惟数人从，林乃开门纳之，相见甚欢，谓得所托，置酒结为兄弟。全既得林要领，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归。表辞有云：“举诸七十城之全齐，归我三百年之旧主。”表，冯垍所作也。秋，授林武翼大夫、京东安抚兼总管，其余授官有差。进全广州观察使、京东总管，刘庆福、彭义斌皆为统制，增放二万人钱粮，徙屯楚州。先是，制置使贾涉以朝命督战，许杀金太子者，赏节度使；杀亲王，承宣使；杀驸马，观察使。全致所得金牌干涉，云杀四驸马所获者。涉上于朝，乞如约赏之，故全有是受，而四驸马实不死也。

十一月，大雨雪，淮冰合。全请于制府曰：“每恨泗州阻水，今如平地矣，请取东西城自效。”制府遣就盱眙刘瑋议，瑋集诸将燕全，时青、夏全咸愿以长枪三千人从。夜半度淮，潜向泗之东城，将踏濠冰傅城下，掩金人不备。俄城上荻炬数百齐举，遥谓曰：“贼李三！汝欲偷城耶？”天黑，故以火烛之。全知有备，引去。

十三年，赵拱以朝命谕京东，过青崖峒，严实求

---

内附。拱与定约，奉实款至山阳，举魏、博、恩、德、怀、卫、开、相九州来归。涉再遣拱往谕，配兵二千，全亦请往，涉不能止，乃帅楚州及盱眙忠义万余人以行。拱说全曰：“将军提兵度河，不用而归，非示武也，今乘势取东平，可乎？”于是全合林军得数万，袭东平之城南。金参政蒙古刚帅众守东平，全以三千人金银甲、赤帜，绕濠跃马索战。时大暑，全见城阻水，矢石不能及，乃与林夹汶水而砦，中通浮梁来往。一夕，汶水溢，漂大木，断浮梁，全首尾几绝，盖金人堰汶水而决之也。诘旦，金骑兵三百奄至，全欣然上马，帅帐前所有骑赴之，杀数人，夺其马，逐北抵山谷。上有龙虎上将军者，贯银甲，挥长槊，盛兵以出，旁有绣旗女将驰枪突斗。会诸将至，拔全以出，乃退保长清县，精锐丧失大半，统制陈孝忠死焉。林兵还青州。全所携镇江军五百人多怨愤，全乃分隶拱，使先归，而以余众道沧州，假盐利以慰贍之。龙虎上将军者，东平副帅干不搭；女将者，刘节使女也。

全至楚州，属召先赴行在。全自涡口之捷，有轻

---

---

诸将心，独先尝策战勋，威望不下己，患之。乃阴结制帅所任吏莫凯，使潜先，先卒，全喜而心益贰。涉乘先死，欲收其军，辍统制陈选往涟水以总之。先党裴渊、宋德珍、孙武正及王义深、张山、张友拒而不受，潜迎石珪于盱眙，奉为统帅。珪道楚城，涉不知觉，及选还，涉耻之，乃谋分珪军为六，请于朝，出修武、京东路钤辖印告各六授渊等，使之分统，谓可散其纵。渊等阳受命，涉即闻于朝，谓六人已顺从，珪无能为矣。其后有教令皆不纳，然后知渊等犹主珪，涉恐甚。全结府吏伺知之，乃见涉，请讨珪，涉未有处。议者请以全军布南度门，移淮阴战舰陈于淮岸，以示珪有备，然后命一将招珪军，来者增钱粮，不至罢支，众心一散，珪党自离。涉用其策，珪技果穷。珪素通好于大元，至是杀渊而挟武正、德珍与其谋主孟导归大元。涟水军未有所属，全求并将之。客有请以附淮将者，曰：“使南将主北军，则淮、楚为一。”涉然之，且曰：“先在时有三千虚籍，今当遣明亮核实，因可省费。”全闻之即献计曰：“全若朝将此军，夕与核除虚籍。”因

---

卑辞献珍具以自结，涉不能却，遂以付全。翼日，复命曰：“初谓有虚额，昨夕细点，万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数名。”涉始悟全见给，他日议更遣幕属点之。吏亟报全，全忽状白涉：“昨夕三鼓，涟水告警，云金人万余在邳州。全思涟水去邳咫尺，既无险阻，城壁复弊，一被攻劫，则直临淮面，罪在全矣。深夜不敢惊制使，已调七千人迎敌矣。”涉知全诈，因寝点军之议。全又白制府请于朝，以刘全为总管驻扬州，分数千兵从之，而将其众。十一月丁未，全游金山，作佛事，以荐国殇。知镇江府乔行简方舟逆之，大合乐以饗之。总领程覃迭为主礼，务夸北人以繁盛。全请所狎娼，覃不与，全归，语其徒曰：“江南佳丽无比，须与若等一到。”始造舩<舟达>舟，谋争舟楫之利焉。

十四年正月，金人将南来，全请于涉，欲与刘瑋共图泗州，以伐其谋，涉许之。全兵至盱眙度淮，攻克泗州之西城，入城布守。瑋徙盱眙刍粟以实之，防城之具俱撤以往，为必守之计。未几，卢鼓槌来取西城，全盛兵出战，大败，统制赖兴死，全闭城自守。明日复战

---

，不胜，全遁归，资粮器械悉以委敌。金人既陷蕲州，扈再兴、赵范及其弟葵邀击于天长。全随行袭金人后，谒而贺曰：“二监军已立大功，乞以余寇付全追之。”然全追之不甚力，亦以是进承宣使。

十五年二月，瑋再取西城，卢鼓槌背城力战，戒惠必获全，不获则斩。惠数尝败全于山东，而不能获，每叹曰：“天假此贼，事未可量。”及闻卢鼓槌言，自度进未必获，退复受戮，即陈跃马奔全壁，弃所执兵请降。全掖而起之，相与欢甚。不数日，惠戏下数千人皆潜至，全与惠归，请于制置司官之，令自总一军。

胶西当登、宁海之冲，百货辐凑，全使其兄福守之，为窟宅计。时互市始通，北人尤重南货，价增十倍。全诱商人至山阳，以舟浮其货而中分之，自淮转海，达于胶西。福又具车犂之，而税其半，然后从听往诸郡贸易，车、夫皆督办于林，林不能堪。林财计仰六盐场，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，又欲分其半，林许福恣取盐，而不分场。福怒曰：“若背恩耶？待与都统提兵取若头”

---

尔！”林惧，诉于制置司。涉密召林戏下问之，福伏兵于途以伺，林觉不追。于是李马儿说林归大元，福狼狽走楚州。冬，加全招信军节度。林犹遗涉书诋全，明己非叛。涉以咎全，全请为朝廷取之，乃提师驻海州以迫林。涉间道遣黥胥王翊、阎琼劳林，林泣涕道其故。翊归，全使人杀诸涂。全攻林急，林走，全遂入青州。

十六年二月，涉劝农出郊，暮归入门，忠义军遮道，涉使人语杨氏，杨氏驰出门，佯怒忠义而挥之，道开，涉乃入城。自是以疾求去甚力。五月被召。卒。秋，全新置忠义军籍。初，涉屯镇江副司八千人于城中，翟朝宗统之；分帐前忠义万人，屯五千城西，赵邦永、高友统之；屯五千淮阴，王晖及于潭统之，所以制北军也。全轻镇江兵，且以利啖其统制陈选及赵兴，使不为己患；唯忌帐前忠义，乃数称高友等勇，遇出军必请以自随，涉不许。全每燕戏下，并召涉帐前将校，帐前亦愿隶焉，然未能合也。及丘寿迈摄帅事，全忽请曰：“忠义乌合，尺籍卤莽。莫若别置新籍，一纳诸朝，一申制阃，一留全所，庶功过有考，请给无弊。”

---

寿迈善而诺之。全乃合帐前忠义悉籍之，尽统其军，时人莫悟。

十一月，许国自武阶换朝议大夫、淮东安抚制置使，命下，闻者惊异。先是，国奉祠家食，数言全必反，欲倾涉而代之。会召国奏事，国疏全奸谋甚深，反状已著，非有豪杰不能消弭，盖自鬻也。至是，乔行简为吏部侍郎，上疏论国望轻，不宜帅淮，不报。山阳参幕徐晞稷雅意开阖，及闻国用，晞稷阙望，乃誉国奏注释以寄全，全得报，不乐。是冬，金将李二措及邳州守致书海州，欲附宋，全戏下周岳得之，即以报全。全喜，遣王喜儿以兵二千应接，而已继之。二措纳喜儿而囚之。全兵欲攻邳，四面阻水，二措积劲弩备之，全不得进，合兵索战。全败，欲还楚州，会滨、棣有乱，乃引兵趋山东。

十七年正月，国之镇，杨氏郊迓，国辞不见，杨氏惭以归。国既视事，痛抑北军，有与南军竞者，无曲直偏坐之，犒赉十裁七八。全自山东致书于国，国夸于众曰：“全仰我养育，我略示威，即奔走不暇矣。”全固

---

留青州，国不能致。四月，全遣小吏致再书，国喜，曲加劳接，即日真补承信郎，冀结其心。小吏曰：“小吏奉书而遽得命，诸将校谓何？”不受，归语其徒以为笑。国见全无来朝，数致厚馈，邀全议事。会刘庆福亦使人觐国意向，国左右知之，语觐者曰：“制置无害汝等意。”庆福以报全，全集将校曰：“我不参制阉，则曲在我。今不计生死必往见。”八月，全上谒，宾赞戒全曰：“节使当庭趋，制使必免礼。”及庭趋，国端坐纳全拜，不为止。全退，怒曰：“庭参亦常礼，全归本朝，拜人多矣，但恨汝非文臣，本与我等。汝向以淮西都统谒贾制帅，亦免汝拜。汝有何勋业，一旦位我上，便不相假借耶？全赤心报朝廷，不反也。”国继设盛会宴全，遗劳加厚，全终不乐。国之客章梦先主幕议，庆福谒见，梦先责客将，令隔帘貌喏，庆福不能堪。国以名马十余噉遗全，不受。国固遣，全俟其充斥阶庭，伺候移时，而复却之。如是者半月，卒不受。

全欲往青州，惧国苛留，自计曰：“彼所争者拜也，拜而得志，吾何爱焉！”更折节为礼。因会，席间出紩白

---

事，国见其细故，判从之，全即席再拜谢。自是动息必请，得请必拜，国大喜，语家人曰：“吾折伏此虏矣。”义斌求赵邦永来山东，全为白之，国诺。邦永乘间告国曰：“邦永若去，制使谁与处？”国曰：“我自能兵，尔毋过虑。”邦永泣而辞之。全遂往青州。十一月，国集两淮马步军十三万，大阅楚城之外，以挫北人之心。杨氏及军校留者恐其图己，内自为备。

宝庆元年，湖州人潘甫与其从弟丙、壬起兵，密告全党于山阳，全党欲坐致成败，然其谋而不助之力。甫归，阴勒部曲及聚贩盐盗至千余，结束如北军，率众扬言自山阳来拥立济王，事见《竝传》。时全图国之意已决，遣庆福还楚城，使为乱。或教杨氏畜一妄男子，间指谓人曰：“此宗室也。”至语郡僚曰：“会令汝为朝士。”潜约盱眙四军相应。忠义统领王文信有众八百，涉徙刺扬州强勇军。国之聚兵大阅，文信在焉，庆福与谋，令归袭扬州，别遣将劫宝应，事济即挥众度江。盱眙四将不从，于是庆福等谋中辍，止欲快意于许国焉。计议官苟梦玉知之，以告国，国曰：“但使反，反即

---

杀，我岂文儒不知兵耶？”梦玉惧祸及己，求檄往盱眙，复告庆福曰：“制帅欲图汝。”两为自结之计。乙卯，国晨起莅事，忽露刃充庭，客骇走，国厉声曰：“不得无礼！”矢已及颡，流血蔽面，国走。乱兵悉害其家，大纵火，焚官寺，两司积蓄尽入贼。亲兵数十人翼国登城楼，缒城走，伏道堂中宿焉。时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，全豫令还山阳，及涟水而复止之。至是，拥翀入城，与通判宋恭喝犒南北军，使归营。是日，庆福首杀梦先以报貌喏之辱，戒诸军毋害苟梦玉家，护以五十兵。初，国倚扬州强勇军统制彭兴及淮西亲兵将赵社、朱虎等为腹心，至是首降贼，且助为乱。惟丁胜、张世雄、沈兴、杜靖毗、富道不屈，或与贼巷战，兴手杀贼将马良。贼党得志，更相贺，独张正忠叹曰：“若曹不识事体，朝廷岂置汝耶？”王文信复献计庆福曰：“我伪作重伤，提本部军归扬州，扬守必不疑，我生缚守，以其城献。”庆福喜，夜饮而遣之。丙辰，许国缢于途。

丁巳，文信将至扬州，其徒有亡入城告变者。时扬之兵皆在楚，知州兼提点刑狱汪统会同官议，钤辖

---

---

赵拱曰：“若不纳，则文信必曰：‘我归营，何故见拒？’将借是以鱼肉城外之民。拱素善文信，请说止其兵，而以单骑入，俟入城而杀之，然后抚其兵，领往盱眙，分隶张、范戏下。”统喜，遣之。遇文信于十里头，置酒相劳苦，文信伪为裹创状。拱曰：“忠义反楚州，扬州人见忠义暮归，岂不相疑？不若暂驻兵城外，然后同见提刑，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。”文信不疑，联骑入城，坐客次。拱先入，劝统收戮之，统踌躇不敢发。刘全知其谋，帅甲士突入郡堂，厉声曰：“王统领好人，提刑不必疑，请出受参。”统不得已，出而犒之。刘全以兵翼之出，馆其家。诘旦，统未有处。拱又请引文信出城，与议回屯楚州。文信知事泄，拱就出，刘全亦请从。至平山堂，文信责拱卖己，欲杀之，拱曰：“尔谋如此，三城人命何辜！我已存三城人，身死无憾。然我死，汝八百家老幼在城，岂得生耶？”文信及其众动色，文信、刘全遂还楚州。

时盱眙总管夏全闻山阳得志，亦怀异图，刘瑋厚赂之，乃止。及文信乱，瑋惧夏全复动，乃使卞整将兵

---

---

三千视之，使不敢动。整以邀文信为辞，引兵还扬州，因伪言盱眙失守，卞整为乱，于是扬州复震，城门昼闭。

弥远惧激他变，欲姑事涵忍而后图之。谋帅莫可，以徐晞稷尝倅楚州、守海州，得全欢心，晞稷亦勇往，乃授淮东制置使，令出屈抚全。时庆福以事济报全，全又牒义斌等曰：“许国谋反，已伏诛矣，尔军并听我节制。”义斌得牒大骂曰：“逆贼背国厚恩，擅杀制使。此事皆因我起，我必报此仇。”呼赵邦永曰：“赵二，汝南人，正须尔明此事。”乃斩赍牒人，南向告天誓众，见者愤激。全自青州至楚城，佯责庆福不能弹压，致忠义之哄，斩数人，请待罪，朝廷未之诘。赵范时知扬州兼提点刑狱，得制置印于溃卒中，以授晞稷。全遣骑逆晞稷。己卯，晞稷入楚城。刘全跃马登郡厅，晞稷迎之，全及门下马，拜庭下，晞稷降等止之，贼众乃悦。

四月，潘壬变姓名至楚州，将度淮而北，小校明亮获之，械送行在伏诛。

---